



今年九十八岁高龄的钟为永教授,我习惯叫他钟老师。跟我住一栋楼,我住十楼,他住十七楼。每回在楼道电梯或小区花园遇到,见他腰身笔挺、腿脚稳健、精神矍铄地走来,我总会想:钟老师既是老革命离休干部,又是语文教育心理学家,肯定是个有故事的人。

机会终于来了。当我坐在十七楼钟府开阔的客厅,与钟先生面对面时,我信心满满。他给我讲早年吃的苦,拉板车翻下山路还曾受骨折,我听了觉得平常;他给我讲中年弄丢粮票,吃了三个月的豆渣,我也没怎么共情。这类吃苦的故事听多了,自己身上也有若许。第一天采访回来,并没达到激动命笔的地步。老先生倒好像是被我推开了记忆的大门,今天写一段文字让保姆送下来,明天找出三本杂志给我作参考的,时时有电话或人来。

怎么办?我另辟蹊径,找来他门下弟子罗华荣,瞎聊。获悉她导师早年练过武。好!恐怕这是个突破口。

于是相约,二访钟为永。“您小时候练过武功?”“是啊,你怎么知道?”

我如实相告。他笑了。很开心地说:“新中国成立前夕,在河南参加土改,我的武功还派过用场呢:两个土匪,半夜摸到土改队住地,也不知想抢劫还是杀人,我一个蹬时,把其中一人的三根肋骨骨折断了,躺在地上哇哇大叫,我对他喊:以后还敢来吗?”

嘿,有门儿,终于寻找

到我喜欢的“传奇”。“您跟谁学的?”“太公,他是清代武举人,后来在村里开武馆教孩子。”

“几岁开始练的?”“五岁,先在腿上绑五斤重的沙袋,后来八斤,再十二斤,斤貌介格(这样子的)啦。”钟先生说,说得高兴时,会在普通话中夹杂浙江话。好在我老家也在浙江,听得懂。他说还从太公那里学具体打法:来两个人怎么对付,三个人怎么对付,怎样借力打力。他在土改的那个晚上都用上了,先避其锋芒,再攻其要害。有几个土改队员不敢走夜路,他说别怕,走夜路每个衣袋装四块小石头,作为武器。后来他们都学会了,跟他走,不怕。

英雄啊,钟为永!你可是个文武双全的人才哟!

他还懂得打攻心战,穿得破破烂烂,拦腰扎根草绳,打扮得跟当地人一样,坏人就不防,到时候攻其不备,容易取胜。

这样的素质,当兵不错。“但是我最大的愿望还是读书。”钟老说。

这段文字写完有段时日了,忽某天晚上,老先生来电,说又想起一桩往事:二十几年前某天,他跟研究生相约去市里参加一个活动,照例研究生坐车,他骑车。他骑车行进在漕宝路上,忽被一辆电动车撞倒,说时迟那时快,他猛地一下起跳,越过肇事者的头,两人都倒地,结果就近到第八医院验伤,肇事者倒受了伤,老先生没受伤,坐在43路公交车上,学生透过车窗看到了这一幕,惊讶得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我给他点赞。他滔滔不绝:“我小时候能凌空翻十八个筋斗,上山砍柴,十几个少年们在一起打架,摔跤,他们都怕我。在华东师大读书时,学生运动会我跳高、跳远、扔铅球项目得过奖,还有100米短跑。晚年也跌过跤的,有一次公交车到站,下车时十多个人压在我身上,我都没受伤,没骨折。”老先生把自己一辈子的勃勃英姿都回想起来了。

钟老师小学读的是新型学校,但浙江一地,传统深厚,他的新学不错,旧学底子也很好。他写自己去四明山投奔新四军,不料“新四军前日已北撤,只见山上一堆堆稻草,不见人影怅然若失,大有易水悲歌之慨”。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兮不复还,钟老师以高渐离自比,悲而壮哉!1949年杭州解放,

飘飞在眼前的种子仿佛把时光种植到那段久远的岁月。

那年夏天,朋友送了一些晒干的蒲公英,让我泡水喝。闲来取出一株放在透明玻璃杯里,用开水轻轻冲泡,一片片鲜绿在水中徐徐展开,锯齿形的绿叶,黄色的小花,像生长在透明器皿中的一株仙草,清秀灵动,晕染出浅浅的绿意,飘散着淡淡的清香……

假期,和父母回到故乡的祖屋,看着满院长势茂盛的蒲公英,禁不住诱惑,用了整个上午采了满满两大筐,回家后和母亲一根一根择拣洗净,然后开水

余光中回忆自己在美国乘老式火车去芝加哥时,称赞沿途风景“看之不倦”。“尤其到了秋天,原野上有一股好闻的淡淡焦味,太阳把一切成熟的东西焙得更成熟,黄透的枫叶杂着赭尽的橡叶,一路艳烧到天边。”

以往读到这句话,心里免不了想到“看万山红遍,层林尽染”,豪迈情绪喷薄而出。眼下若再这样联想,显然OUT了,用时髦的话形容,这是“美拉德”颜色,“美拉德”时刻,也是“美拉德”文字。

“美拉德”在今秋突然大火,令人猝不及防又莫名其妙,那么它究竟是个啥?先看看标准释义:名称源于美拉德反应(Maillard Reaction),由法国化学家于1912年首次提出,指的是食物在常温或加热过程中,出现一种“非酶棕色化反应”。举例:煎烤牛排呈现的焦褐色,烘焙咖啡豆的深棕色,巧克力以及焦糖等甜品的生成色。汇成一句话:美拉德风,即暖棕色调为主的服装



荷美(中国画) 陈家泠

钟老师引用王安石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及陆游“沥血唤回春满地”的诗句,来表达欣喜若狂的心境。

钟老自己也写诗。他说在北京工作十多年,夫人孩子在上海,“抵万金”二百多封,几乎每封上都有诗,“阔别家园岁月长,思家如水鬓如霜”,

诉说离情,表达牵挂,“你师母每回读都落泪”。

钟为永擅长写作。二十岁参加革命后,就给杭州和上海的报刊投稿。他用过的笔名有作文、作为、杰克等,写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。小说主要揭露剥削阶级的丑恶面貌,像《寄生虫》,还有一篇题目《蝗虫》,写当时国民党宪兵横行霸道的。报告文学主要写“苦人”,采访、报道劳动者的苦难等。钟老师一生酷爱旅游。早年在杭州,弄到一辆好自行车,英国货,一到休息

日就去游山玩水,杭州城里城外的景点胜地,西湖、灵隐、雷峰塔、虎跑,九溪十八涧,一直到出龙井茶的龙井村,他兜了个遍,还像欧阳修一样,既会玩,又会写,“醉能同其乐,醒能述以文”。他发表过写岳阳、断桥等许多游记,其中最得意的,是散文《杭州万松岭》,“里面写到梁山伯祝英台书院共读、十八相送,感情色彩较浓,所以编辑文友都赞扬。”可惜,这些创作,“文革”中被师母一把火烧掉了。我说:您家的烧了,各大图书馆应该找得到,他说:“我去找过了,到杭州图书馆都去问过了,他们没保留,都处理掉了。”语气淡淡的,听不出有多少抱憾。

这位世纪老人,这番传奇的人生!如今,他老人家还要求自己每天步行3000步,粗茶淡饭,简朴生活,却订报八份,订杂志四本,每天以读书写字养生,迎接自己的百岁生日。

如七夕会 此蒲公英,原来在平凡中有着诸多的不平凡:它在中药界有着清热解毒、抗感染作用的“八大金刚”之一的美誉,它在民间有着低调的“养生专家”的戏称,它的使用价值、医药价值、营养价值在《本草纲目》《辞海》中有着极高的地位和评价。

蒲公英的花语是“无法停留的爱”,正因此,蒲公英把美丽的梦想带到世界各个角落。只要有风,它就随风飞翔,只要有土,它就生根发芽。千百年来,蒲公英强劲生长,用平凡、低调、朴实的生命,完成了大自然对人类最简单最无私的奉献。

搭配风格。 不明觉厉! 说来惭愧,我第一份实习工作,是在一家报纸的时尚版鞭策读者紧跟潮流,虽然自己不跟风,但浸淫一段时间,竟也能纸上谈兵。掐指一算,已过去二十,大有恍若隔世之感。时至今日,时尚于我而言,还不如多喝热水来得实惠。其实时尚也是实惠,毕竟我们普通人占大多数,T台上模特的装扮和红毯上明星的高定只可远观罢了。同样,美拉德再被捧成“低调高级的老钱风”和“复古文艺知识分子风”,也改变不了它的本质,不就是来回流行过好多次的大地色?拿“非酶棕色化反应”吓唬谁呢!

一位女友说得好:“时尚是轮回,十几年前、几十年前流行过的东西换个故弄玄虚的头衔重新上

市,可谓旧瓶装新酒。”可不是,“多巴胺穿搭”也才是几个月前的热门用语,本以为后疫情时代这种通过鲜亮色彩的搭配营造愉悦感,给人带来乐观向上情绪的风格能够持续一段时间,没想到秋风一吹,不仅吹散了阳光活力的“多巴胺”,而且直接180度大转弯,扑面而来的是泥土的芬芳与朴实。网络上有人评论:“这反映

的实际是年轻人的精神状态——当物质生活贫瘠不堪、千篇一律,我们便想方设法将其美化,以达到一种精神上的高潮。”

依我看,喜欢多巴胺也好,追求美拉德也罢,无非是个人的精神趣味和取向有所不同,有人热衷明亮与奢华,有人崇尚低调与沉寂,对生活的态度总是一样的——做自己。1953年,《巴黎评论》到访格雷厄姆·格林在伦敦圣

詹姆斯街的住处,这位拥有马尔克斯这样头号粉丝的作家,穿着棕色套装和棕色鞋子开了门,他居住的房子墙上挂着亨利·摩尔的画作,“作品为红色,设色清淡柔和,是忧伤的古典主义风格,与房间的棕色主色调一致。那种棕色,是中小学校长书房的颜色,是拉拉斯那个小小办公室的颜色,格林曾说他挺乐意在那里度过乏味的四十年”。瞧,“美拉德”味的鼻祖在此,不愧是被诺贝尔奖提名21次的人,就算每空手而归,也没妨碍他默默地写和默默地将书大卖。

这和另一位诺奖失意人村上春树差不多:总之岁月漫长,然而值得等待。别说,村上或许也走美拉德的路子,慢慢温热,不急不躁,到了一定火候,即使看上去不够光鲜亮丽也没关系,他知道,众人也知道,他已达到最佳状态。

以黄山市齐云山镇汪美红为原型的“挑山女人”故事,经媒体、各地方戏曲及沪剧电影的广泛传播,早已事感天下、情暖天下了。说来有点巧,我最近两次去齐云山旅游,有缘在第二次遇见了“挑山女人”汪美红,还与她加了微信。

有报道说:一个男观众,连看六遍沪剧《挑山女人》,且看一遍哭一次,我完全相信。“纵使受尽风霜苦,看你们日日成我心欢笑。来日小鹰飞天去,人之根本莫忘掉……”华雯声情并茂的演唱,扣动着天下无数父母的柔软心扉。汪美红1963年出生,由于长年过度劳累,她现在已经很难再干重活了。齐云山旅游公司考虑到实际情况,特安排她在景区内开设茶馆,以维持日常生活。我们那天正是在“挑山女茶馆”里见到她的。来齐云山旅游,只知道“挑山女人”故事原型发生于此,但完全不知这里还有个“挑山女茶馆”,且经营者正是“挑山女”汪美红本人。

“挑山女茶馆”在齐云山一天门附近,那里视线开阔,风景非常优美,站在茶馆门前的平台上,可以鸟瞰半个齐云山小镇和风光旖旎的横江曲绕。那天下午3点,我们下山往回走,妻子前去一家店面买矿泉水,突然听到她大声道:“你就是挑山女!真是太有缘,太巧了!”我们一群人围过去时,见妻子拉着汪美红不停地说:“你的事迹太感人了,激励着我们上海无数母亲。”我知道,妻子这是实话实说。前些年她在局退管会工作,曾多次组织观摩沪剧《挑山女人》,受到大家普遍欢迎。

我们一行同游者见状纷纷上前与“挑山女”合影,汪美红微笑着非常配合大家。我看见茶馆北向显眼处挂着一副草书对联:“肩挑齐云山 爱盖横江水”。这十个大字气势勇高远,运笔行云流水。落款为:黄山市九十一岁张定友。张定友先生系黄山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,横江是紧贴齐云山流淌的一条大江。茶馆对门的墙上有十来幅大照片,大多是当年汪美红肩挑货物的艰难情景。也有她与倪萍、华雯等知名主持人与演员的合影。我在其中两幅照片前驻足良久:一幅是华雯为体验生活,邀请汪美红一起再登齐云的画面。绵长崎岖的山路上,华雯在前,汪美红在后。华雯回头看着汪美红,汪美红手握扁担,也抬头注视着华雯。另一张是央视舞台三人合影:撒贝宁在左,倪萍在右,当中站着汪美红。当年两位央视主持人,为汪美红事迹感动曾面对观众泪洒现场。

在与“挑山女人”汪美红交谈时,我与妻子一再感慨:是她的故事,让我们更懂得了坚强的力量、爱的力量。在今后岁月中,我们也要像她那样,坚持善良,感恩生活。汪美红始终声音轻轻十分平静地与我们交谈着,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:“所有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,应该做的。”

临别,汪美红主动与我们加了微信。她说:如果有什么需要,这样会方便些。

巧遇「挑山女人」

顾定海

小径

薛松

三泾北宅西门外一条小径,由东至西直通中山西路。因其不属于附近几个小区物业管理收费范围,渐渐地,沿线停满了私家待报废机动车,一眼望不到头。前些年,路人只得在一排僵死车旁的半条小径行走,还常遭遇散落成堆的枯黄烂叶、大小枯枝,引起磕绊。

之后,沿途长长一排旧机动车“钉子户”被移走,路面恢复整洁干净。在一棵棵枝繁叶茂的樟树下漫步,闻到植物散发的馥郁芳香,令人顿时神清气爽。由此,我成了光顾小径的常客。

有时白天,路旁居民楼里有户人家装修,施工队动用修建马路工程冲击机拆墙,其冲击墙壁发出“哒、哒、哒”声音,跟小径有点不和谐……

夜色下,我和太太来到小径散步。一阵凉风,隐约送来舒伯特的一首钢琴小夜曲。我牵着太太的手,情不自禁地随着音乐节奏,在树叶斑驳的地面上起舞。同是一条小径,夜晚的它与白天的它完全不同,令人感觉和平快乐。

这条小径两边,没有一家商铺,没有网红打卡者,也没有人来跳广场舞。它平静如水,好比从前公园里的偏僻小径。附近居民喜爱这样的小径,需要这样的小径,也希望小径永远像夜晚里的那样。

健康

